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

第七回 打死凶頑除眾害 開脫豪傑順民情

當時李義看見兩人打來，他圓睜環眼，喝聲：“慢來！”飛起連環腳，二人一齊跌倒。胡昌、胡順、胡榮、胡貴四人一齊擁上，向三人奔來。狄青毫不介懷，將身一低，伸開雙手，在四人腿上一擦，四人喊聲不好，立即撲地跌下。八人同時爬起，又要搶上，豈知身軀未近，人已先跌，只得爬起身來，逃下樓去。狄青看見，冷笑道：“這八個奴才，不消三拳二腳，打得奔下樓去。二位賢弟，我想胡倫未必肯乾休，料他必來尋事，我們三人一同下樓，方為上策。雖然不是怕他，恐他多差奴才來，就虎落平陽被犬欺了。”張忠道：“哥哥所算不差，我們下樓去吧。”狄青在前，張忠、李義在後，正要下樓，豈料胡化公子已經雄赳赳氣昂昂搶上樓來，高聲大喝：“誰敢無禮，我胡大爺來也！”狄青問道：“你就是胡倫麼？”用手在他肩上一拍，胡倫已立腳不穩，全身跌下，八個家丁上前扶起，已跌得頭暈眼花了。即喚家丁們，快拿住三個賊奴才。狄青喝道：“胡倫！你還敢來麼？”胡倫被跌撲得疼痛，心中忿怒，喝聲：“何方野畜，擅敢放肆，我公子就來，你便怎的！”直槍上前，八個家人隨後，只有胡興見勢頭不好，先回家中稟報去了。胡倫搶奔至狄青跟前，狄青伸手夾胸抓住，提起脊背向天，如拎雞一般。七個家人只管吶喊，又見張忠、李義怒目睜圓，不敢上前，大罵：“這還了得！三個死因如此膽大凶狠，還不放下公子！胡大人一怒，只怕你三條狗命不保！”狄青乃少年英雄，酒已半酣，一聞家丁之言，怒氣衝衝，喝聲：“狗奴才！要吾放他麼，也不難，且還你吧！”說著，將胡倫一拋，高高擲起，頭向地，腳頂天，已跌於樓下。三人哈哈冷笑，重回樓中飲酒，已忘記了方才下樓之言。當下七名家丁見拋了公子下樓，急急跑走下樓來，只見公子跌破天靈蓋，血流滿地，已是死了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大呼：“反了，反了！清平世界，有此凶惡之徒，將公子打死，真乃目無王法了！”店家早已跌得半死，街上閒觀之人漸多，是時胡府家丁又添上百十餘人，將萬花樓重重圍了。

這三人在樓中飲酒，還不曉得胡倫跌死，正在飲得高興，你一杯，我一盞，見有二三十人一擁上樓來，要捉拿凶手。這三人一見大惱，立起來仍復拳打腳踢，都已打退下去。酒家看來不好，只得硬著膽子，登樓來跪下，叩頭不已，稱言：“三位英雄，祈勿動手，救救小人狗命才好。”三位道：“我們又不是打你，何用這樣慌忙？”酒家道：“三位啊，你今跌撲胡公子死了，他的勢大凶狠，你不知麼？方才小人已曾告稟過了。”狄青道：“胡倫死了麼？”酒保道：“天靈蓋已打得粉碎，鮮血滿地，還是活的麼？但今胡大人必來拿問我了，豈不是小人一命，喪於你三位之手！”狄青道：“店主休得著忙，我們一身做事一身當，決不來於連你的。”酒家道：“你雖然如此說，只是你三位乃異省人氏，一時逃脫，豈不連累了小人？”張忠道：“我三人乃頂天立地英雄，決不逃走的，你且再去拿美酒上來，我弟兄飲得爽快就是。如不送來，我們就逃走了。”酒家聽了，諾諾應允道：“要酒也容易。”因急忙跑下樓去，取一罈美酒送上樓來，只恐三人脫身而去，是以不論美酒佳饈，多送上樓。三弟兄大悅，盡量暢飲不休。

是日胡坤聞報，大驚大怒，即刻傳祥符知縣前往拿捉凶身。差役等人數十名，到了酒肆門前，縣主於此排堂，驗明屍傷，系撲跌殞命的。只因知縣要奉承上司胡大人，少不得要格外苛求，當喚酒家問其姓名，酒家稟道：“大老爺在上，小人名喚張高。”縣主又訊三人姓名，怎樣將公子打死的，須從實說來。酒家道：“啟老爺，他三人名姓，小人倒也不曉，只是一個紅臉的，一個黑臉的，一個白面的，同來飲酒，要上對面樓中。當時小人再三不肯，再四推辭，豈知他們十分凶狠，伸出大拳頭，將小人揪住要打。小人力怯無奈，只得容他登樓。後來公子到了，即時登樓斷關，若問如何毆打，小人倒也不知。只為小人在樓下，毆鬥在樓上，所以不知其由。老爺若問公子死法，只要訊三個客人，就得明白。”縣主聽罷點頭，當下衙役喚過三人，縣主問道：“你等什麼名姓？”張忠道：“吾姓張名忠，山西榆次縣人氏。”李義稟道：“吾是北直順天府人，名喚李義。”狄青道：“吾乃山西西河人，姓狄名青。”縣主道：“你三人既為異省人氏，在外為商，該當事事隱忍才是。在此飲酒，緣何便將胡公子打死？你們且從實招來，以免動刑。”張忠道：“大老爺明見，吾三人在樓中飲酒，與這胡倫兩無交涉。豈料他領了七八個家丁打上樓來，不許我們飲酒，這先是胡倫的錯。”縣主聽了，喝聲：“胡說！你還說與胡公子兩無交涉麼？你既坐了他樓，理須相讓，用些婉辭，賠話解勸，何到相毆？況他是個貴公子，你三人是平民，即同輩中借用了東西，還要婉辭求讓，如今你三個凶徒，欺他弱質斯文，行凶將他打死了，還說此蠻話，好生可惡！”狄青道：“老爺若論理來，胡倫亦有錯處，他一到店中，即差家人打上樓來，不由理論。後至胡倫斷關進樓，小人並不曾將他毆打，他已怒氣衝衝，失足撲於樓下，他是失足跌死，怎好冤屈小人打死他？望乞大老爺明見詳察！”縣主大怒，喝聲：“利口凶徒！你將公子打死，還要花言強辯，皇城法地，豈容如此凶惡強徒，若不動刑，怎肯招認！”吩咐先將這紅臉賊狠狼夾起來。

當時差役正要動手脫張忠靴子，豈知這時來了一位鐵面閻羅。此人姓包名拯，一路巡查到此。若論包翁身為開封府尹，此時不是聖上差他做個日巡官，乃是包公因目下奸黨甚多，恐防作弊陷民。是日不打道，不鳴鑼，只靜悄悄帶了張龍、趙虎、董超、薛霸四個親軍，各處巡察。才近酒肆坊中，只見喧嘩人擁，包翁住轎，喚張龍、趙虎去查問何事。兩人領命而去，回來稟道：“大老爺，有三位外省人氏張忠、李義、狄青，將胡制臺的公子打死於酒肆中，縣主老爺在此相驗問供，是以喧鬧。”包翁一想，這老胡奸賊，縱子不法，橫行無忌，幾次要捉他破綻，無奈他機巧多端，無從下手。這小畜生有了今日，正死得好，地方除一大蟲了。想未了，有知縣到來迎接，曲背拱腰，稱言：“卑職樣符縣接見包大人。”包翁就問：“貴縣，這三個凶身那一個招認的？”知縣道：“上稟大人。這三個凶身都不招認，卑職正要刑，卻值大人到此，理當恭迎。”包翁道：“貴縣，這件案情重大，諒你辦不來，待本府帶轉回衙，細細究問，不由他不招認。”縣主道：“包大人，卑職是地方官，待卑職審究，不敢重勞大人費心。”包翁冷笑道：“你是地方官，難道本府是個客官麼？張龍、趙虎，可將三名凶犯帶轉回衙。”二人應諾，一同帶住三人。包公轉店，再驗屍首，并非拳刀所傷，只是破了大靈腦蓋。當下心中明白，登轎回衙，只有祥符知縣心中不悅，恨著包公多管閒事，必要帶去開脫凶身，豈不教胡大人將吾見怪，只恐這官兒作不成了。便吩咐衙役，錄了張酒家口供，將公乾屍首送來胡府。

卻說胡坤一聞兒子身亡，忿怒不已，夫人哀哀啼哭，痛恨兒子喪於無辜。忽報祥符縣到來，胡坤命後堂相見。知縣進來叩見畢，低頭稟道：“大人，方才卑職驗明公子被害，正要嚴究凶身，不想包大人到來，將三名凶犯拉去，為此卑職特送公子屍身到府，稟明大人定奪。”胡坤說：“包拯如此無禮麼？”知縣道：“是。”胡坤道：“包拯啊，這是人命重大事情，諒你不敢將凶身開脫的。暫請貴縣回行吧。”知縣打拱道：“如此卑職告退了。”

知縣去後，胡坤回進後堂，一見屍首，放聲悲哭。又見夫人傷心，家丁丫頭也是悲哀，胡坤長嘆一聲道：“只為爹娘年老，單養成你一人，愛如掌上明珠，兒呵！指望你承嗣香煙，今被凶徒打死，後嗣倚靠何人？賊啊，我與你何仇，竟將吾兒打死，斬絕我胡氏香煙，恨不能將你這賊子乾刀萬剮。”閒話休提，是日免不得備棺成殮。

卻說包公帶轉犯人升堂坐下，命先帶張忠，吩咐抬起頭來。張忠深知包公乃是一位正直無私清官，故一心欽敬，呼聲：“包大老爺，小民張忠叩見。”包公舉目一觀，見他豹頭虎額，雙目如電，紫紅面龐，看他是一個英雄之輩，如挑他做個武職，不難為國家出力，即言道：“張忠，你既非本省人，做什麼生理，因何將胡倫打死？且從實稟來！”張忠想道：這胡倫乃是狄哥哥撩下樓去跌死的，方才在知縣跟前，豈肯輕輕招認。但今包公案下，料想瞞不過的，況且結義時立誓義同生死，罷了！待我一人認了罪，以免二人受累便了。定下主意，呼聲：“大老爺，小民乃山西人氏，販些緞匹到京發賣，與李、狄二人，在萬花樓酒肆敘談。不料胡倫到來，不許我們坐於樓中，領著家人七八個，如虎如狼，打上樓來。只為小人有些管力，打退眾人下去，後來胡倫跑走上樓，與小人交手，一交跌於樓下，撞破腦蓋而亡。雖是小人不是，實是誤傷的。”包翁想道：本官見你是個英雄漢子，與民除害，倒有開脫之意，怎麼一刑未動，竟是認了？若竟開脫，未免枉法，罷了，且帶下去，再問這二個吧。

主意已定，喝聲：“帶下去，傳李義上來。”當下李義跪下，包公一看，李義鐵面生光，環眼有神，燕頰虎額，凜凜威儀。包翁

道：“你是李義麼？那裏人氏？這胡倫與你們相毆，據張忠說，他跌墜下樓身死，可是真的麼？”原來李義亦是莽夫，那裏聽得出包公開釋他們之意，只想張二哥因何認作凶手，待我稟上大老爺，代替他吧。想罷說道：“啟稟大老爺，小民乃北直順天府人，三人到來販賣緞匹，在萬花樓飲酒，與胡倫吵鬧，小的性烈，將他打下樓，墮撲身亡。”包爺喝道：“張忠說是他與胡倫相爭，失足墜樓而死，你又說是你打死的，難道打死人不要償命的麼？”李義道：“小的情願償命，只懇大老爺赦脫張忠的罪，便沾大恩了。”包爺聽了冷笑道：“張忠說是他失手傷的，李義又說是他失手傷的。一個胡倫，難道要二人抵命？此中定有蹊蹺，且待我帶狄青上來訊問。”吩咐李義也退下，再喚狄青上堂。

包爺細看小英雄十分英俊，不由心中愛惜。原來包公乃文曲星，狄青乃武曲星，今生雖未會過，前世已相會，故當時包公滿腹懷疑，此人好生面善，但一時記認不起，呼道：“你是狄青麼，那省人氏？”狄青稟道：“小民乃山西省太原府西河人，只為到此訪親不遇，後逢張、李，結拜投機。是日於樓中飲酒，不知胡倫何故，引了多人跑上樓，要打吾三人。小民等頗精武藝，反將眾人打退下樓，吾將胡倫丟拋下樓墜死。罪歸小民，張、李並非凶手，大老爺明見萬裏，開脫二人之罪。”包爺暗忖道：這又奇了！別人巴不得推諉，他三人倒把打死人認在自己身上，必有緣故。想來三人是義使之徒，同場做事，不肯置身事外，所謂甘苦患難，死生共之。但三人抵一命，決無此情理。想張忠、李義，像是凶手，狄青如此怯弱，決不致打死人。大約他因義氣相投，甘代二人死的，本部且將他開脫，再問張、李二人吧。於是把驚堂木一拍，大喝道：“你小小年紀，說話糊塗，看你身軀怯弱，豈像打鬥之人，況且胡倫驗明被跌身死，如何這等胡供，豈不知打死人要償命的！你莫不是瘋癡的麼？”喝命攆他出去！早有差人將狄青推出去了。旁邊胡府家人看見，急上前稟道：“大老爺，這狄青既是凶身正犯，因何將他趕出？”包爺道：“他乃年輕弱質，不是打架之人。”家丁啟上：“大老爺，他自己招認作凶身的。”包公道：“他乃冒認，欲脫張、李二人之罪，本部欲將張、李二人再訊，狄青並非凶犯，留他怎的？況且一人抵一命，公子之命，現有張、李二人在此，何得累及無辜？”家丁說：“求懇大老爺，切勿放走凶手，只恐家老爺動惱了。”包公怒道：“你這狗才，將主人來壓制本府麼？”扯簽撒下，大喝：“打二十板！”打得家丁痛哭哀求，登時逐出。包公本欲將張、李一齊開脫了，乃無此法律，不免暫禁獄中再處。即時退堂。有眾民見包公審三人，將狄青趕出，打了胡府家人，好不稱快。只為胡倫平日欺侮眾民，被害過多，今日見三人乃外省人氏，打死他兒子，猶如街道除去猛虎，十分感激三人，實欲包公一齊放脫了他們。你言我語，不約同心，想來好善憎惡，個個皆然。

不知張、李如何出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